

西班牙文学丛书

Yo la madre

我是母亲



西班牙文学丛书

我是母亲

【西班牙】卡门·孔德 著

陈凯先 译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8号

Carmen Conde
Soy la Madre

根据西班牙 Planeta 出版社
1986年第十二版译出

我是母亲

【西班牙】卡门·孔德著 陈凯先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台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28 千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142-7

I·58

定价: 4.90元

责任编辑 赵更生

前 言

卡门·孔德(Carmen Conde, 1907—)是西班牙当代一位著述甚丰的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也是西班牙皇家文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院士。1989年夏我在西班牙作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曾到她家里作客,与她就西班牙当代文学和她的创作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交谈。她那敏捷的思维、深邃的思想和谦逊和蔼的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卡门·孔德于1907年出生在西班牙的南部城市 卡塔赫纳。她从小就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爱读圣马丁的诗歌和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15岁时便开始写诗,16岁时便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诗作。1927年她认识了青年诗人安东尼奥·奥利维尔,并于1931年和他结了婚。卡门迈进文学的殿堂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她从一开始便得到当时已享誉西班牙诗坛的诗人希梅内斯的鼓励与帮助。1929年她的第一部诗集《普洛卡尔》问世,这部描写她初恋时的少女心灵的诗歌已显露出她的文学天赋。1933年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卡布列拉访问西班牙时曾热情地为这位年轻诗人的第二部诗集《欢乐》写了序,并对书中的每一首诗都作了评介。

1936年,正当卡门女士准备去法国和比利时攻读教育学的时候,西班牙内战爆发了。这一事件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放弃了出国学习的机会，跟随丈夫为保卫人民的共和国在前线进行战地宣传。内战结束后，她丈夫因政治原因不得不隐居南方，她则寄宿在马德里的一位朋友家中，用笔名“大海中的佛罗伦萨女人”进行创作，写下了许多充满了痛苦、悲伤，但同时却又富有战斗性的诗篇。这部名为《人们在死去》的诗集1953年才得以在意大利米兰发表。

40年代末卡门得以与丈夫、母亲团聚。坎坷的经历磨练了她的意志，也加深了她对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人民的了解。她的文学创作活动十分繁忙，除了去欧美等地访问外，她几乎每年都有一本书奉献给读者。她不仅写诗，还创作长篇小说和散文。她的主要诗作有：《光明》（1947）、《没有伊甸园的女人》（1947）、《幸存者》（1954，获西蒙·玻利瓦尔国家奖）、《女儿的独白》（1959）、《诗歌集（1929—1966）》（1966）、《永恒的这一边》（1970）和《身躯的黑夜》（1980）等。她创作的小说主要有：《在寂静中》（1950）、《铜》（1953）、《暗色的根》（1953，获埃森达·德蒙卡达文学奖）、《繁茂的草》（1979）。1967年她发表了散文集《十一位西班牙美洲女诗人》。由于她为西班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67年她获得了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79年她又当选为西班牙皇家文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西班牙卡洛斯国王亲自参加仪式，并向她颁发了证书。

卡门女士对中国怀有特别友好的感情。1976年她在访问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地期间曾写下不少诗文。1985年她将这些诗歌整理后发表，书名为《美好的时日——中国纪游》。这本薄薄的诗集的宇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在踏上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大地时所感受到的亢奋与喜悦之情。她对中国儿童的喜爱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孩子们宛若温柔的精瓷，
小小的身躯好似奇妙的丝绸。
他们在歌唱，他们是昨天又是今天，
两个时代汇聚成一个时间。
那些攥在我们手中的小手
酷似一只只扑闪双翅的小鸟，
那一张张红彤彤的小脸
迎着色彩斑斓的未来。
他们小鹿般地欢跳着，
他们是天真稚嫩的花朵。

卡门女士是诗人，也是小说家。《我是母亲》无疑是她的一部成功之作。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80年，获得当年塞维利亚协会文学奖。该小说在发表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再版12次，成为西班牙80年代深受读者欢迎的一部小说。

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堂迭戈的乡村恶霸看上了美貌的少女劳伦西娅，并在河边强奸了她。几年后劳伦西娅与青年农民胡安结婚，生了个儿子，取名弗朗西斯科。堂迭戈对胡安怀着嫉恨，暗地里派人对胡安下了毒手。劳伦西娅在屡遭不幸后与儿子弗朗西斯科相依为命。堂迭戈的儿子佩德罗与弗朗西斯科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为了阻止佩德罗与劳伦西娅的儿子来往，堂迭戈送佩德罗去首都寄宿学校学习，在那里佩德罗变成了浪荡公子。一年暑假他回家度假，因吸毒过量不幸身亡。堂迭戈一怒之下派人捉拿弗朗西斯科。劳伦西娅为保护儿子，从箱子里取出一支没有子弹的老枪，吓走了堂迭戈的打手。母子俩趁着

夜色，在烧了房子后逃走。

劳伦西娅母子被一位好心的木材商马尔科斯收留。母亲为他当管家，儿子给他当助手。在长期的生活中马尔科斯爱上了劳伦西娅。尽管劳伦西娅也爱着马尔科斯，但她始终不忘自己是个母亲，因而拒绝了马尔科斯的爱情。堂迭戈在弥留之际，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了劳伦西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劳伦西娅为了儿子的前途违心地接受了这笔遗产。他们搬到首都居住后，儿子学习雕塑，成了雕塑家，并与城市姑娘阿乌洛拉结了婚。这时，劳伦西娅决定与马尔科斯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之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感情隔阂……

这部小说既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又有细致生动的心理描写，它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母亲纯洁而高尚的心灵，歌颂了母爱的伟大，而且也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堂迭戈、马尔科斯、弗朗西斯科等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以及每个人的独特个性。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反映了西班牙时代的变迁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印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的现实。

当我一口气读完《我是母亲》的时候，便被母亲那真挚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世上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我的母亲的命运尽管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截然不同，她有着她一生执著追求的音乐事业，但她对我的爱却一直是那么深沉、真挚，令我终生难忘。当我动手翻译这本书时便决定将此译本献给养育了我的母亲——黄友葵教授，同时也献给原书作者卡门女士和世上所有的母亲。

陈 凯 先

1991年夏于南京

第一章

1

“是的，我是他的母亲。”

来人在房子前停了下来。院子里堆放着大黏土瓮和许多种着天竺葵的花盆，爬了满墙的蜀葵散发出一阵阵清香。

“如果你们要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带走，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即使你们有权势，有武器，即使你们说的话就是法律，我也不会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把他杀死，我宁可自己杀了他，因为我是他的母亲。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有权保护我俩的生命。”

三个神情阴郁的年轻人相互望了望，仿佛在用目光商量着什么。

“你们瞧，我这儿有枪。如果你们敢抓走他，我就瞄准他。你们若不离去，我就打死他。你们要是敢向我这儿迈一步，我就朝你们开枪。他是我的儿子，你们决不能从我这里把他抢走。”

其中的一个想往前走，另外两个人立即拉住了他。

“滚出去！”

从她眼神和态度可以看出，她决定开枪了。

“我说过了，你们快滚出去！”

那三个人局促不安地退了出去，走在最后的那个人愤怒

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

“孩子，快脱去这身衣服，穿件黑衣，晚上不容易被人发现。”

“黑衣，母亲？”

“对，是黑衣。”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杀我吗？”

“现在你别谈这些，我不想知道这到底为什么，也不想知道你干了些什么。”

“那你要我怎么办。”

“换上黑衣服，趁着黑夜，赶在黎明前……”

“他们会在外面守候着我的！”

“他们不会发现你的，孩子。”

“怎么会？”

“我一定要让你，也让我自己从这该死的地方逃出去，你爬出天窗，抓住那棵胡桃树，这树的树枝一直伸到对面的墙上。”

“对，这样我就可以到菜园子里了。”

“你再越过围墙，躲到树林里去。”

“就这么办。”他不安地回头看了她一眼，“母亲，这手枪……是你的吗？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东西？”

“老掉了牙了，里面一粒子弹也没有，”她笑了笑，“多年前我母亲放在箱子里的，我把它拿出来，因为我担心有一天会有人来杀害你。”

酒店里，几个老年人喝着酒在生闷气。他们听了去抓那个小伙子的那些人讲了事情的经过，不免大吃一惊。

“难道她有手枪？……”他们有些将信将疑。

“那你们怎么对付她呢？”

“我们只能溜之大吉，不走又能干什么呢？只要我们一动手，她就会朝我们开枪。好厉害的女人！”

“你们可以让他们待在里面，然后在街上等着，等那小家伙出来，你们难道不可以这么干吗？”

“我们可没有这个胆量，她会从窗子里看见我们的，谁等在那儿都会挨她的枪子儿。”

“那支手枪是真的吗？”

“怎么会不是真的呢？”

“你们都是胆小鬼，笨蛋，无论如何你们也应把他带到这里来。”命令他们去抓人的那个人咕哝道。

“话是这么说，我们本来也是要把他带来的，但是……”

“但是什么？……”

“谁还敢呢？她当时用手枪对着我们，堂迭戈。”

“她还会有手枪？你们这些傻瓜，那一定是支玩具手枪。”他想了想又说，“也或许是她祖上留下的一支旧枪。”

那棵结实挺拔的胡桃树足以经受住体重较轻的年轻人的攀登，它那粗壮的树枝一直延伸到屋后的果园的围墙上。年轻人不费劲地爬过去，跳到了果园里长满青草的地上。他几乎爬着来到另一堵墙前，翻过墙后朝树林走去。

母亲坐在油灯照亮的桌前，儿子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牵扯着她的剧烈跳动着的心。那是最关键的时刻：小伙子翻过那堵通往树林的墙。她全身的血流得很快，呼吸几乎都要停止了。

终于平安无事，接着是万籁俱寂。这是个大好的时机。母亲站起身来，从箱子里取出几件衣物打成一个包裹……临

走前推翻了油灯……

“失火了？房子烧起来了！”

“谁放的火……”

“失火了！快去救火！”

“火势太猛难以靠近！”

“整个房子都烧着了。”

“谁放的火？”

“唉，难道没有人去救火吗？”

树林茂密寂静。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一阵带酸味的烟气，酸臭的烟味随风飘去。鸟儿在巢穴里不安地翻动着，发出叽叽的声音。有人躲在树边，身上发出呛人的烟味……晨光微微地露了出来。

“全都烧光了吗？”

“全烧光了，连墙壁都烧焦了。”

“那他们家里的人呢？那母亲……”

“你说什么？”

“她大概也烧死了，当时门窗都插上了……在烧剩的家具中发现她衣服的碎片，还见到一些很像烧焦了的骨头一样的东西。”

“那她的儿子呢？”

“可能在放火前逃走了吧。”

“一定是母亲放的火，这该死的女人！”

“这可怜的女人一定烧死了，她是个……母亲。”

“她在你们眼皮底下放走了她的儿子。”

“但她自己却死在家里了。”

“她儿子会到哪里去呢？”

“他未来的道路一定很漫长。”

“一定要找到他。”

“我们不干，他母亲为了保护他都献出了生命。再说，我们能肯定他是凶手吗？”

“是我儿子对我说的。”

“唉，算了吧！别再想它了。”

“让我忘掉它，这房子怎么会倒塌成这样？”

“它是土坯垒的，不结实。”

“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是油灯翻倒在地上烧起来的。”

浓烟渐渐散去，焦糊味却仍然很浓。小伙子站起身，默默地走着，一直走到他能看见他不久前离开的这个村庄的地方……一束烟柱继续从那幢房子的上空升起，那儿就是他的家！

他像喝醉了一般地往后退了几步，又心痛又气愤，他捶打着自已，跌倒在石头上……

母亲！他大叫了一声。

他悻悻地嚼咬着青草，像只被追捕受重伤的野兽一样在地上打着滚。他的母亲烧了房子，自己死在里面，这都是他的过错。他怎么能原谅自己呢？绝望尽管不会致人于死命，却比毒药更可怕。

2

他痛哭了一阵后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晨曦抚摩着他

的眼皮时他昏昏沉沉地睁开了双眼，他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做什么呢？当他看见他以为已经消失了的的那个人身影时猛地跳了起来。

“原来是你，是你！”

“我来时你正在睡觉，我便坐在你身边。”

“你还活着，母亲？你还活着？”

“我还活着，我和你在一起。”

她从坐着的石头上站起来，紧紧地拥抱了他。

“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他们就在附近。我们要穿过树林，到别的村庄去。”

“到那儿我们怎么对别人说呢？”

“到时候再想办法对付，孩子。走吧，在路上你再把发生的一切告诉我。”

“我以为你已被烧死，难过得人都快瘫了，你就别再让我说了，母亲！”

“好吧，你就别说了。你总会告诉我的，我就等到你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母亲熟悉这片森林，他也熟悉，因此，不存在迷失方向的危险。他们长时间地走着，走着，有时也休息一会儿，喝上几口小溪里的水。一路上他们缄默无语，嘴里虽不说，心里却在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儿子身遭不幸，顺从地走着，母亲一定在考虑如何避免可能遇到的危险，她坚信一定能摆脱困境。

在森林里待惯的人都能辨别出发生在他们身后的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清晰可闻，有的模糊不清。另外，还有一些隐匿的野兽往往会跟着他们，随时会袭击他们，熟知森林这

一奥秘的人们总是吹着口哨或唱着歌来驱赶树木发出的可怕的声音。

然而，他们既不能唱歌，也不能吹口哨，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树林中穿行，尽量躲避生人，以免引起怀疑。

中午时分，睡意袭人，他们在森林边缘的几棵橡树附近坐下休息。

“他们告诉你去干什么了吗？对鲁弗他们可什么也没说。”

“让你去追捕那个小伙子，是吗？”

“是的。”

“那你准备怎么干？我听你的。”

“我想做做样子……你懂吗？”

“当然懂，我也这么想，但我们要离开村子装出去寻找他的样子。当然，对鲁弗什么也不能说。”

“我们就这么办吧，去森林里转上几圈……”

“听我说，难道你真相信他母亲烧死了？”

“我不信，我只是说说而已，我早就讨厌那个家伙为所欲为的样子，他本应好好地管束自己的儿子，我看他是自食其果。”

“不管是不是他，我们还是要去……”

“当然，但我们不会遇到任何人。”

“那就说定了！”

“说定了。”

村中为数不多的居民对那两个人去四周寻找那个小伙子一事甚为不满，他们为什么不同鲁弗一起去？

“他是步行去的，走不了多远，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

他们临走时这么说。

他们背着背包，带着狗，似乎还扛着猎枪。

食品店的面包师，还有铁匠，甚至神父都在说对母子俩表示同情的话。

“母亲可是个非常善良的大好人。”

“儿子从不讨人厌。”

“他们究竟想怎么处置他？”

“只可惜他母亲被烧死了。”

“如果没死呢？”

“那该多好。”

在发生以上这些事的第二天，在富裕农户堂迭戈的儿子经常与他的朋友聚会的草屋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村中有正义感的人立即意识到现在如此起劲地进行追捕的那个人是不会与这起死亡事件有关的。

这起不寻常的死亡事件发生的原因尽管尚不明了，但事情已趋于平静。

父亲不同意检验儿子的尸体，因而详细的死因便不得而知。

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死了个把人又算得了什么。

在森林里，“猎手”们向远离村庄的方向走去，他们是在消磨时光。他们根本就不去找寻逃亡者的踪迹，因为他们清楚这样的追捕是不合理的。

“赫尔曼，你不觉得堂迭戈的儿子很古怪，被他父亲给惯坏了？”

“是这样，他就爱寻欢作乐，又是打猎，又是游山玩

水……”

“劳伦西娅的儿子也经常同他在一起。”

“那又怎么样？堂迭戈好像怀疑是他干的，威胁我们，让我们来抓他。但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的鬼话。”

“他母亲一点也不怀疑他。”

“他母亲可真厉害！如果当时我们再朝她那儿走一步，她就要向我们开枪了。”

“那是毫无疑问的，克雷斯波。”

他们坐在火堆旁烤着香肠，吃着面包，惬意地喝着皮酒囊里的酒。他们带来的几只狗静静地待在一旁，等着吃扔给它们的食物。

在佩德罗的尸体发现以后，他的父亲堂迭戈又伤心又愤懑。这时有个人靠近他轻声地问他：“您难道当时不知道您儿子在什么地方吗？”

“我还以为他去旅行了，就像平时上邻村去那样。”

“那么，堂迭戈，您为什么还要去抓劳伦西娅的儿子呢？”

堂迭戈紧张得双手发起抖来，吞吞吐吐地说：“我确信是他带坏了我的儿子，当我发现佩德罗离家出走时，就想找他来问问。”

那个人不无讥讽地笑了笑。

“您这个办法并不十分高明。”他说了这么一句，便走了。

堂迭戈对他儿子的死因作了种种设想，但大多难以令人信服，从别的村庄来的那个试图给佩德罗进行尸检的医生对他说：“堂迭戈，令郎之死可能是服用了过量的海洛因所致。”

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是的，我也这么想。但责任该由一直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劳伦西娅的儿子来负。”

“他也吸毒吗？”

“这我怎么知道！他是要从我孩子的身上捞点钱，我敢肯定。弗朗西斯科是个穷小子，而佩德罗口袋里有的是钱。”

“您不管束他？”

“我！瞧您说的？您难道还不了解今天的年轻人？”

“我没有儿女。”

“怪不得。”

阅历丰富的老医生心里有话憋不住，说了出来：“我想您已派人去追捕那个小伙子……”

“是的。”

“他的母亲绝望地在自己家里纵火自焚……”

“可能是这样吧。”

“是您下了要捉住那个小伙子的命令？”

“是的。”

“您想干什么！难道凭毫无根据的猜测，您就随心所欲地治他的罪？”

“老实告诉您，我是想这么干，”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但他母亲又一次要弄了我。”

与农村的土豪恶霸们长时间的相处使老医生深知堂迭戈的言外之意，老医生可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同情逃跑的这个小伙子，他明白是因为堂迭戈恨他母亲，他才遭此厄运，他忧郁地耸了耸肩。

“我请您对我儿子的死因保守秘密。”堂迭戈严肃地对医生说。